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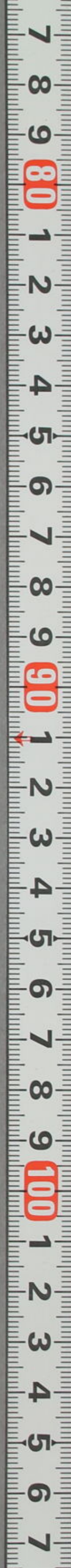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六

□ 13
2584
6



2584
10-6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
機與靜共
氏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上

舊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原注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隱括成文其詳在後補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隋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趙本無圈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

有術以御下無為而治明

時之誤

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世高遠難故

君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

道稱也弘廣不中用其行身也離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

世評道
字句皆
十云皆
辨說
又詳之
言文道

謂長辨說者

用增問辨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癸築武宮夫藥酒讀藥也古多用言讀用諫言也一明在迂評在聖主之以作

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而長說者皆如羿也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

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

非上恐脫而字

之遠人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

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程

且虞慶詘也

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故父子或怨讎

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為其去聲

取庸作者而得其心之義此言欲得庸作之功

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勾踐之稱如皇也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

故桓

且先王之賦頌鍾鐘鼎之銘銘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

當作潘吾指常山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張榜曰潘

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晉

目辭說也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請許訓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山云學皆引先或者不安今乎讀唯許世

學之世也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如是不能更也讀論他如

能變更則鄭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原注衛人有佐

摩之鳥驚而不射之上子妻為弊袴也而其以者也長者飲

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買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

大者言後世以為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

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却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歿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

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

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畜其利故中章晉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

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言託景仰其人國之鍾猶言國之半即稱鍾

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言襲法因則官府之

增諸說皆非是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

迂評 寫作

論語

外字

籍也行中事中適也中庸之中則如今之民也如順也言奉二君之法一作知令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奉法二君又何禮

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當然也且居學之士增學士不仕者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畔戰之功耕下刊作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徧行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獲利也故明王恐主論李疵視中山

也言巖穴之士不可與舉用也迂評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節南山傳說之以無衣紫讀傳

說言說也即齊桓好衣紫子產之一本非以鄭簡舊標一本鄭簡下宋襄

責之以尊厚畔戰尊厚畔戰之士也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

下且為下走原注齊景公睡日原注魏昭玉與夫揜弊微服讀無傳孔

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孟也民猶水鄒君不知故先自

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鄒明主之道如叔向

賦獵多功獵功者受火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須

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舊刊

字標注厲王擊警鼓原注楚厲王約百姓有警即擊鼓王醉

與李悝謾兩和也讀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旗為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傳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辨而無實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樂記云

至周有七律加文武二絃為七絃也安有之琴二字歌南風之詩家語南風之薰兮可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玄云長養之風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

處女子之色子言形色不衰莊子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

懼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阪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死並載宓子彈鳴琴不于堂而單父

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俛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鳩音通增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欲見

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墨子者顯學也顯言學術者其身體行

也則可其言多而井子章云一行証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

女於晉公子令晉讀令晉行文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賤七十人

未可謂善嫁女也飾外善內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

董桂椒之櫃讀櫃董桂椒也今按造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翡翠舊刊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

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五

晉字 桂字 八字 馬字 文作 鳩字 有字 下

同傳字

其有術

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先作論聖人之

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直實直之義

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

不辨原注凌注並云嫁女鬻珠以喻美其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句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舊刊脫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

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為原注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輪子削竹

至巧子墨子謂公輪子曰子之為難也三日不下公輪自以為

更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鳶注墨子作木為飛

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為鳶飛三日不止案

墨子削竹以為難三日不行韓子曰為木為鳶三年成飛

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

今案其在七十弟子後圓謂公輪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

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鳳卿案漢藝文志墨翟為宋大夫在

後孔子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築武宮原注所以謳矣倡讀矣人名

謳矣如王偃時行者止觀止而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

射誓之謳射誓又贊於突王召射誓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

之歌過者不顧築者知倦原注用力深也增妙也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突美井子章云如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突四板射誓八板原注功多也今榘其堅突五寸射誓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六

却賢非

君諸本

迂評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攝其築土堅密不能深入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

知其入而能已疾也舊刊作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者呂氏春秋獵以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不猴獼猴

觀之言方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

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

者山璠云考工記繁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

然上

人也無以為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此不然物也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人有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好微巧好纖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刺像燕王

說之養之文選注以五乘之奉俸王曰吾試文選注觀客

為棘刺之母猴客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也房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陰月令

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日晏陰之間晚而投其下劍釋

文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々焉若有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間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七

見也選注無燕王因養衛人選注有不能觀其選注無母猴

鄭選注作有臺下之治者謂燕選注無玉曰臣為削者也刊

脫為字選諸微物選注必以削削之而選注無所削必大於

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刊之端八字注無王試觀客之

端以削刊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語備當後何

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選注脫之因逃原注棘刺

者辨雖微妙無實用也選注又有治人謂王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無不解注宋大夫也持白馬非馬

也持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卿按孔養子曰趙人公孫龍

云持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卿按孔養子曰趙人公孫龍

增藉
之絕句
虛辭
下之非

命形故曰白馬非服齊稷下之辨者荀卿傳素隱稷齊之城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案時關

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說不聽說之論辨也井子故藉之虛

辭藉藉口之藉增管子古者輕賦稅而使民藉飲荀子好用其

措又云厚措飲于萬民管子云君之藉取以正籍計戶籍而

過什荀子窮籍而無則能勝一國指稷考實按形不能謾

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而過關則馬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

易勝考實難欺增疑舉異本也揚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馬

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一

夫新砥礪殺矢山記石氏為殺矢及長寸圍寸鏡十之重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八

陳本作

完又見矢人讀殺去聲磨鏃使細也穀弩而射雖冥而矣發其端未嘗不中秋

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復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鎬矢復

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不能謂善射無

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

易也有常儀的則拜蒙折逢字曰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矣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待字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矣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

以度而說其辨說悅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指本注喻

容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

而容從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容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

不然而物也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察明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合有無歿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

不決同刊作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其作有下有一

容有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袂同曰三年而成君觀

之與髡策者同狀原注髡赤黑色言不明也世指本同按史

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虞卿望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九

九

魚豕論

不然而物也

容有為周君畫策者

御覽
字上有最

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陳深曰蓋可照視而不深曰蓋可照視

燈周君大說此此字無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讀言續微然

其用與素髹筴同世楷本注言終版無用素平常也

容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讀罄蓋也言能

不可類之增山璠云類當作貌古作類因北耳讀會貌莫用

似也汜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案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

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長明

而志比至其家者失氣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

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東薪為鬼媧而之類其意始

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三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

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

御覽
字上有最

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

於陵不食兄祿薛富貴為人菴園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類注引穀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單

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選注引作而做仲曰選注仲上

夫瓠所貴者譯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

作堅如石不可剖而劉厚而無竅不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

可以受小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

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

猶可棄之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

御覽
字上有最

十隨鮑焦墨翟之類此條與
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慶卿古通通鑑前篇卿雲興條可証人
問訓作高陽應呂氏別類作高陽應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管生

不撓不勝任則覆而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卑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
曰不然五字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世刊無以字
世楷本有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謂

注韻書薛鑿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
對受令而為至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為之而屋壞

言而作一曰讀凡謂一曰者舉異本也前後微
之也此屬卿按凡書一曰記異聞也虞慶將為屋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謂作之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為是

范且增且睢通國策說
死唐且史作唐睢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於
猶終也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蒲反圓云角弓毛傳不善紕檠
巧用則翩然而反疏檠者藏弓

三旬而蹈弦弦之也而一日犯機犯機謂
放箭也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
有欠文范且曰不然

增亦疑行文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讀當作
三日非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及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

之功而物本作豔
讀羨也乎辯說文麗之聲名是却有術之上而

任壞屋折弓也言人主信用乎有辯無術之人誣服有
術之士似范且虞慶之枉屈工人者故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一

乃評作
得

上評反
守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以喻不知然

而士即有術之士應入主字山璠云一窮乎范且虞慶者

本無士字士當作工大失文義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十

句別刊范且以無易之言常理之法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較

而人主說之不止甚貴取折折舊刊作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含有工匠字字不得施其

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有術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複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馘馘切然至

日晚必歸饒者言歸家而食也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慤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

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疆者秦也純任詐九然而秦疆一本刪秦強二字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言治術有所未盡也

傳三原注凡十六事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也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盡也於為己也猶言為他人夫賣庸賣恐買五

庸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家謂家產也讀言務美傭

調布而求易錢者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非愛庸客

本無時
二字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

巧當作而正畦陌陌田畔疇疇者疇田隴也時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碎備者此其養功

力主人厚養有父子之澤矣喻厚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

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越人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

理此人全不迂濶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

也均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增伐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

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以其眾以復其讐掘深池籠

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廢通已以盡民力余來同刊脫為

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嫁于桓

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聞案括

出包茅有不貢於天子子三之間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

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一 十三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舊刊無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三事皆借名與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

傷者之母泣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

感恩死敵故泣注迂原注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以恩故也事見吳起傳說死復恩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接

者刻踈人跡其上踈人巨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萃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籌也萃山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一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列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

一基到處即豎之名為號基即入水中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

翻雙魚彼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云李于鱗太萃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峙不盡崖尺中如砥

可坐十人匡南北繙繩繩也欲度者先握繙自懸崖中乃踞

屋自汰令就繙不得繙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繙也

此即秦昭王使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王追稱耳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河黃令文選鮑照東武籩豆損之選注引蓆

蓆損之日刊作蓆下同言令棄其出也手足胼胝玉蓆胼胝

面目黧黑秦策吳注黧黑色荀子頰色黧黑注讀為黎者後

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按東武吟注黧作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四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以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襍麾之增字書音窵因考滑替傳希鞬索隱希收袖也

李陵書張空卷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訓短絙不袴

也鳥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煇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御覽作十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史增

增此條不經見與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御覽作十

淳于髡亡鵠事類

記景帝曰魏其見長年飲酒不能醺則唾之亦効唾之增侍

者沾々自喜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以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醺以者不敢飲注不敢先長者盡爵曰醺今按言見

知其失禮而反効之一曰宋人有以者亦欲効善則則刊無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非

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

也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

春秋六經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復歸

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梁人有治者動

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六

高誘注
昌覽曰
樸猶本
也

作言學讀動作輒說所學也舉事於文讀舉事必文之也曰難之讀自言故難之
者是學也或曰難之恐雕琢之欠文顧失其實顧反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梁人刊別授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原注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舊刊不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舊刊無舉字增為衍字舉左傳注皆也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作買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及及市罷遂不得

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是所學書中語陳深曰愚而好信由買鄭有身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及及市罷遂不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及市罷遂不得履

信 原注凡 王登增王登呂子知度作任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舊刊

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讀言汝須借來我將為中大

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相室家老也重列重爵今無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

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言違羣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耳目視也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無已也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見躬親聞見各舉其所知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言我親登命以登令其所舉者亦猶吾國見之也如復各言

推舉其
知則景
窮於駭
也

夫讀一日之間謁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予之田宅中牟

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絕氣恐已退因生也蘇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固十所願蓋與車以見

此字
法賢

中山藁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

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上尚下士居朝山云互作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

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九年

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

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

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明卿本
作君令
何實見
作紫真

傳五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
任昉策秀才文昔紫

衣賤服猶化齊風注五素選注五不得一紫桓公患之選注

引當是時也作當時 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

人奈何選注以上廿五 管仲曰君欲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何

不試勿衣紫也選注作君欲止之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選注紫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 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選注作國中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

紫臭公謂三日境 一曰齊王好紫衣舊刊作紫齊人皆好也齊

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官名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

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

紫衣進者曰益當作盡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出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荆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舊刊作兵甲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外陸四隣則無侵陵之患故曰閉之遠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

固守雖小國猶不危之或云也君其勿憂不憂其危也是以沒簡

公身無患子產相鄭以下互為別章見說苑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行也俎豆不大鐘鼓等瑟不鳴寡人

評作
小

之事不一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

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相子有職職所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

街者莫有援也讀援枝而偷其實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也增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三年不變民無饑

也并子章云也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蒲云襄公方城

左傳泓穀梁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

購彊左傳作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

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陳襄公曰寡人聞恐脫之

一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憫老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非義之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

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衆不

也公曰不友列且行法右司馬友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

三年泓之役此乃慕自恐脫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夫必恃人主

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管下人主耕以為上山

上當服戰雁行也焦氏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

先鋒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太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車志脫

齊景公游以海讀勃海也增山海晏子外編作葦徐安陵昭
右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山海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
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以海之上注作沙海揚慎補注即少海也
有沙海山海經無泉之山南望幻海揚慎補注即少海也
騎使從中來都也 謁曰謁告 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欲景公
而無事也 景公遽起傅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驪子
漫遊也 韓樞御之煩且良馬名韓樞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行數百
一名韓風言急駕車於良馬將歸國也 行數百
步以驪為不疾棄轡代之御 景公以韓風之御為行之可數
不速乃棄轡而代之御 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行 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而做與
見論語金仁山注論語曰而字猶與 驪子韓樞之巧而以為
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不如下走也見說苑有異同張洪陽曰
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之謂

御覽省
服字作
左右皆
作長纓
纓其貴
餘同注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聽政事也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讀簡
策也 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政柄而欲為
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曰 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見國策增史記齊湣王滅宋
田嬰相齊一條合移次此章之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荀
君者繫也繫圓而水方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鄉君鄉音轉 好服長纓增任昉葉秀才文長纓鄙好 左右皆
且變鄉俗注引好服無服字 服長纓甚貴鄉君患之問左右左右選注 曰君好服選注
字 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 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有鄒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服制不章，意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

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茲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

賦兵外儲右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旧刊無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君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此

也。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也。亡其

無乃也。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莫

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陰一從兄韓昭亦以

恩哉寫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

失術傳六原注凡八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城原

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文公別
標
今按言也
謂字令

夏預顯救
死之術故
對云亦若
真途商年
而開箕部
也
詐評
詐今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僖廿五年呂氏為

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

豈奚必信乎十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旧犯之謀者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旧刊謂箕鄭語

信蓋一時之權也文公其知術也大夫曰救餓奈何餓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官尊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則不失天

時百姓不踰愚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今返而御禮記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

求故人故人来方與之食兵志所謂三軍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策吳注虞人孟明日會天疾風欲

遽遇風雨羣書子注守苑囿之吏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以風疾

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自往罷散人也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其母曰汝還

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顧反謂母適為汝殺彘

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論子還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飯家之曾子欲

捕彘殺之其言妻止之曰治要作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

也治要無此句小兒信嬰兒治要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謂還必殺彘以供食也嬰兒治要

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母之所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今子欺之母還家終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治要無此一句而上累子字一本不信其母

按讀言聽受欺子或曰三字注文攙入非所以成教也遂烹臧也今据治要補所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申明号而民信之增與周幽王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礼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

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

懈怠旧刊息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不信下恐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

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六讀

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誤其言以告而知

也言倒言反辭衛嗣公使人為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

誰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吏作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

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以上二條

錯誤在此旧刊刪此二條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十四

鳳御按秦東
甘茂攻宜陽
三鼓之而卒
不也鮑法卒
出也上枕前

迂評
至字

昌子考人
高注嗣君
衛平侯之
子秦東其
子嗣

日刊有右
傳二字

金澤 林寬李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
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

舊註作逃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

明危生子臯

原旧注臯雖刑之有不忍

之心

明者懷恩報德危跪通生

活也以功受賞

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以爲德

翟璜操

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以乘軒爲君恩如預與約契然也增韓策或謂

公仲曰操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右契可以責取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合作傳寫誤山璠云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襄王不知原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儲說左下

評林
作公

知功當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屬。舊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補大厚賞也。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

賞薄猶富人。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茂卿曰夫誤而履屬也。山璠云失衍

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恃勢而不恃信。原注恃勢則信者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舊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命。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

而恃其不叛其若。故有術之士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

有駁行必得所利。原注駁行不貞白而駁。簡主之相陽虎。雜者原本注在駁行上。

哀公問一足。舊注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

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信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為是也。注非原。亦欲不失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注朝堂當莊燕。故終身莊而遇害也。據傳文孔子食桃簡子或席費仲說糾

却遇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利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

夫為門而不使入。讀雖有門而使入譬下之善惡不

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

亂之所以產也。舊注門不使入利不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亂之所以產也。舊注門不使入利不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原注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按君

明則臣不待屨不用玉璧原注用玉以魏主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原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

猶盜嬰兒之衿裘與跖危子榮衣原注盜者子不耻其

跖者兒不耻其父跖以跖所著衣榮人人所誦媚為非猶是

讀衿裘盜人之子以其父裘衿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

父衣為榮子綽左右畫原注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去

蟻驅蠅原注以肉餽則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諭誦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原注公聽左右索與宣王之患驩馬也原注王

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原注勸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偏說在苜蓿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原注獻伯為相妾

故非其太通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饒篋而朱紵旅樹

而反站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故仲尼論管仲與

叔孫敖當作孫叔敖曰注仲有三歸歸以而出入之容變讀出

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兒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說薦其而

簡主之應人臣也一本無失主術原注虎言居齊已能

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不陽虎將為趙

武之賢解狐之公原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放國也原注主云所舉害已與枳

而猶與也

之恐人字

按國入堂
野人古本
誤作邦漢
人又更國

按注當作
西事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

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今按文子子國共為私而言不

為國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舊注車為鄴令其妹犯法問管仲以公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

而國人謗怨舊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按梁車管仲為國守法而不為私者人反非之

右經

傳原注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士師別人足所

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裁用字字下文謂田子方曰方之類欲

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郭門

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跖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舊刊讐作

仇迂評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

令說苑纂註傾側法今反覆法典也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臣先後者注為之助也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愾然不悅形

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舊注跖者行步危故曰跖危也說苑此下有孔子曰善為吏者二十三字

劉辰翁曰諷然薰人心謂非殘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為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

慳作亂逐出公輒偶因同姓致誣妄耳子羔事見左哀十年又人間訓楚上蔡合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注既乘軒車又有輕騎說苑作乘軒

林治

也罷罷兵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其
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君也
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

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原曰注方問日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

欲伐中山臣薦翟黃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

中山憂欲治之言欲治中山而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趙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案策

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

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也卯弁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

之以五乘將軍原曰注養之卯有以五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手足不掩謂不為葬埋也天下曰之懸

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官也莊子云伯夷叔齊

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寓言可

耳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

履躡原曰注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

惡乎圓曰虞卿傳注躡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贏勝

履躡負書擔囊吳注一本贏勝是倫追及纏繫字通用易贏

其角疏云揭纒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纒張作纒詩采菽邪幅

在下注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勝故曰在下疏云說

文勝絨也名行勝者謂行而絨束之

也躡經作騰通用今按舊說為是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

苑可則危生子皇條下家語說

方士始見

少室周者

晉語韋註
簡子臣

古之貞廉潔懃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晉語

襄主作簡主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人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

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原旧注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

耕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騎當作驂以臣多忿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孫鑛曰此國語似勝

原注凡五事論人君用人齊桓公將立管仲說苑善說作立仲父字令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說苑作善我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立者公曰

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

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說苑為

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增君若之訛字說非知能謀天下斷敢行

大事君因專屬之以旧刊無以字國柄焉說苑作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以管仲之旧刊無之字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說苑大同少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內外傳作趙衰挈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按挈提也

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遇也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山璠云寢當作

忍增與寢同言稍稍至餓也鳳及文公及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拔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六

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

知物本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

法制戒備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臣觀

望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晉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原旧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此下記者

以善事簡主與主之疆幾至於羈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

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

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固足矣一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子察傳風俗通增莊子云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

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典藥夔一足之說而得

名耶今按堯臣取獸名自名後世誤混起此問增說非是

原注凡七事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刊作虛群書治要作黃鳳墟下有

而字山世潘云當作鳳鞮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

右顧無可命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命結之者也。不載晉文公條。

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在君

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原曰

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曰注：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曰注：材輕且侮之，故可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

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據，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

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皆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較之尺也

原曰注：暫廢其於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為齊桓公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

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

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

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啣桃。

左右皆拊口而笑。批本拊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之一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仲尼對曰：丘知之。

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最貴者也。果苾有六。

廟。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苾。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苾。家語作果屬。左傳使巫以桃苾先釁。疏云：苾是蒂蓋桃為棒也。桃鬼所惡也。據此則鬼惡桃非始於後世也。丘聞之

也。舊刊作丘之聞。非家語與此。同而無也。字批本同原本。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苾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

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

文。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原曰注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

之也。增屨。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則屨字。恐屨字。少者稱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王名。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

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讀義主下欠文字。失考。增上篇以子言論。

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

不舊刊作欲凌本。夫人不作人。人欲按不非通用。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也。舊刊必作

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紂雖不遇文王不獲不亡也。

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拾孟子信腐儒。世主大抵好小理窟。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家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九

故曰三宗

師古曰：儒王之義稱

五儀說苑君道為王曰何也匡情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鼓也宣王曰善或云此下宜別提非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

民誦上原注誦下則朋黨誦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

誦瑟匡情之說無替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為治國

之禍當今學士疏注經傳亦有類此者噫

傳四原注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任商華仕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者腹背又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十為聖人屏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賂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通雅史記禹會

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筭會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要日成

計漢制羣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

其重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一

平主不教
與之故
不曉
之譜

御覽引此
作齊有盜
狗子與胡
跪子相於
盜狗子曰
吾父之裘
獨有尾明
脆子曰吾

冬夏獨
有足跡
鳳狗按足
有倒置
有用故足

世主多此
意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重復以治鄴不當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

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陳深曰豹言可為悽

懷惟如是此良吏所為泣也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旧注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陳深曰蟻

不能兩成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受當錄功而與官則其敢索官莫訓君

何患焉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

騶盡粟以食雖恐脫無肥不可得也名為旧刊多與之其實

少雖恐脫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猶袖而患之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

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太行墾草原舊注

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增仍當作初也秦策大夫種為

越王墾草初也秦策大夫種為辟地墾穀注墾耕初也新序仍作初與創

同當作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武當作甯威請以為大田

慎丹鈔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堯農通出管子楊

使后稷為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譌者也三軍既

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

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英雄一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

相類景公語傳五凡十事皆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內田刊作晉贈宰或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

出不從車贈左傳襄五年說苑叔向聞之以告苒賁皇晉大

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謂出其分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史趙充國傳上廼拜侍中

信也並不載防周時失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

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

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白者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苒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

助吾儉也

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

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

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

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

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

之故曰不可與也按論語

皇侃疏泰道賓云與許也又何賀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

原曰注自朝歸設鼓吹之樂按置設也

庭有陳鼎家有

歸

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三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三姓女

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為據

左右中立之義或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之賦

歸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三歸金仁山引算法皆無的據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濫矣山云又見

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

原曰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毛詩

小戎倭收傳倭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

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鞅而漆之也列子乘其車

輅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駑馬棧車楚世家韋露藍

韋注引服虔云韋露柴車素木輅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

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也棧士限切牝馬糲餅菜羹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蓋言粗舂粟麥為粃餅食之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而有饑色舊刊則良大夫也其儉過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

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周語

注候人掌送迎賓客者原本作侯今從旧刊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增說苑復恩枳棘作茨藜七命注引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

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世評曰樹
問有美字

虎而忠於公簡
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旧注趙齊燕也增季布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長弘曰三國可疑按三當作吾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氏去私刑奚薦解孤事同圓曰左傳君

子謂祈奚於是乎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讐乎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喲喲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趙武所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士皆知武為

國所舉而非私德也不營私交也

平公問叔向曰

直接上文

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原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言如不出口

不倭也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原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

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臣敢以為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相字昉見於周時

其讐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

旧刊有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

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却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

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故焉皆人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

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

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如異日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

欲買之也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增言愚

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

文同著止篇上子妻亡鬻條之下

卷之十二

十五

擊牛之子
辭且有角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當有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增晉語范

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

於人臣讀介特自異也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

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世多

梁東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經文姊作妹荀子

門者同衣楊雄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毛傳所謂

看訪也

御覽八百
四十九作
露飢而立

及慈反

御覽而作
若

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

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成侯亦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鳥當而乞食烏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田州作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增言見用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言用賢使能論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六

